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三十四回 受沒趣狂夫喪氣 遭侮辱少婦寒心

次日，天敏仍和德發結伴到賈公館中，與媚月閣相會，賈少奶也落得讓他們在房中說話，自己好和德發掩到樓下鬼混。自此之後，習以為常，兩方面都不迴避。好在琢渠平日欺貧重富，六親不認，因此並無親戚朋友上門。一班下人，只消有錢到手，那管你們作何勾當。故而兩對兒都十分滿意。不過賈少奶心中，仍不能忘情於漫遊，屢欲托天敏介紹。又因天敏與德發十分莫逆，深恐自己向天敏說了，天敏陽奉陰違，暗下告訴了德發，那時漫遊沒有到手，德發先決裂了，弄得兩頭脫空，反為不美。雖然漫遊也在轉我的念頭，我背著他們，一個人也可和他相識。但這班做新戲的，素以軋研頭為營業，同伙之間，每以自己相與的女人多為誇耀，若被天敏知道，仍難免告訴德發，鬧出風潮。賈少奶的意思，在德發、漫遊兩方面，都有些兒難捨難割，左思右想，若要兩面不脫空，除非設法離間德發和天敏的交情，使他二人互相猜疑，各存意見，彼此不肯將心腹相告，然後再教天敏介紹漫遊來家，這件事既由他經手，將來即使他與德發重修舊好，諒也不敢告訴德發知道，自己卻可雙方獲利。她存著這條念頭，所以當著德發，故意裝出和天敏十分親熱的模樣。天敏為人，原抱著博愛主義，金錢目的，他與媚月閣相識，何嘗真有什麼愛情，只因聞她饒有積蓄，故竭力巴結，以圖吸收她的資財。今見賈少奶自己遷就上來，心想她是財政部次長的夫人，諒必手頭私蓄，也不在媚月閣之下。她既有意於我，我自然來者不拒落得和她搭搭多少可以弄些進賬。雖然德發與我有朋友交情，但金錢為重，朋友為輕。朋友處處可得，金錢不可放過。怕只怕媚月閣知道，從中吃醋。幸虧我結識婦女已多，熟悉她們的性格，只消兩面光，便可沒事，並可利用她們吃醋的機會，使他們鷸蚌相爭，自己便漁翁得利。定了主意，便也逐步和賈少奶親近。

德發見了，果然十分妒忌。天敏和賈少奶雖然是一派假意，不道媚月閣意當了真，心中敢怒而不敢言，暗想怪道她當日竭力慫恿我和天敏相識，原來她自己看中了天敏，因恐姓周的與她為難，故而拿我做沖天炮，弄了天敏來家，她好自己受用，不然世上那裡有這般好人，將正房間讓給我們，自己反躲在樓下，可知她成心把我當作傀儡，所有待我的好處，無非討好天敏而已。念頭一錯，心中不勝氣惱。回到家中，想著自己鑄此大錯，都為伯宣私了魏姨太太而起，因此又移恨在伯宣身上。其實伯宣雖然與魏姨太太在家私會了一次，也是鬼使神差，恰被媚月閣瞧見，自此之後，伯宣銀行中常有公事，白天不能回家，魏姨太太連到趙公館去了幾趟，因沒見媚月閣的面，故也絕跡不來。媚月閣自己家中，倒是乾乾淨淨的，反在賈公館內弄出這件事來，只算伯宣貪淫好色之報。

伯宣見姨太太天天不在家中晚膳，又時常看夜戲，到十二點鐘過後才回，意欲說她幾句，又因自己作著錯事，若再得罪她，未免對她不起，故而屢次不敢開口。這天恰值他由朋友處應酬回來，腹中已有七八分酒意，見媚月閣先回，便想仗著酒興勸她，以後不必再成日的混在外面，自己家中反無人做主，但又不肯直爽爽爽地發話，先裝作十分酒醉模樣，在沙發上一橫，腦袋擱在沙發邊上，連連向上伸了幾伸，再望後一仰，一顆腦袋便和倒掛似的，兩眼望著媚月閣，呵呵一陣狂笑。笑罷，又道：「我的好奶奶，難得你今兒這般早就回來了，莫非在外間玩厭了嗎？論理婦人家在外面，原沒甚麼可玩，從古以來，婦女只能在家裡作事，沒有只顧外面不管家事的，試想丈夫稱妻子為內助，若不能在內中幫助，如何當得起這個美號呢？議到外間各處遊玩的所在，原是有男人可去，女人難得去去還可，若天天前去，還成什麼體統！不信但看洗澡的浴室，上海灘上只有男浴室，沒有女浴室，可見得女人不能和男人一例相比。他們這班鎮日價混在外面，只圖遊戲，不想治家的婦女，真可謂忘卻身分咧。難得我家這位大賢大慧的奶奶，看得透，玩了幾天，就早早回家，真乃是我趙氏門中之幸也。」說罷，仍把兩眼望著媚月閣，想等她的回話。不料媚月閣斜坐在床沿上，口中銜著一支香煙，兩目上視，只不做聲。

伯宣覺得一個人自言自語很沒趣，只得抬身坐起，雙手按著膝蓋，對媚月閣連連點頭道：「老二，你道我的話是不是？」媚月閣依然不答。伯宣霍地站起，走到媚月閣前面道：「老二，我對你說的話，你聽清了沒有？」媚月閣正捺著滿肚子悶氣，無處發洩，見他連說不休，不覺氣上加氣，當下將半枝香煙用力向痰盂中一扔，沉下臉對伯宣喝道：「聽清了便怎樣？」伯宣見媚月閣動怒，疾忙堆下笑臉道：「聽清了最好，不聽清也沒甚要緊。不過我的意思，要請你想想明白，究竟一個女人，時常混在外面，是不是在情理之中。雖然你在外面，也並沒七錯八搭，只在小姊妹家中玩玩。不過你既作了我家的人，也該體諒體諒我。須知我因家眷不在上海，一個人做不起人家，所以娶你回來，要你幫我掌理內政，我自己才好專心外事，並非我不許你出去，只為家中除了你我之外，並無第三個主人。我自己是有公事的人，勢不能不出去辦事。家中事無鉅細，全仗你一個人安排。你若也成日的不在家中，任這班下人賭錢戲謔，任意胡為，成何體統。故我勸你非遇有大不了，一定要親身出去應酬的事，還以少出去為妙。想你也是最明白的人，大約這一點小事，還不致見怪於我罷。」

媚月閣冷笑道：「嘿，你要我不出去嗎？這卻萬萬不能。當日我嫁你的時候，並沒和你立過約，況我早已對你說明，我是適意慣的，受不了別人管束。你答應了我自由，我才嫁你。到今日你想管我，未免太遲了些。若教我管理什麼家務，我們堂子出身的人，素來不懂這種花巧，只曉得飯盛到台上坐下來吃，席鋪在床上橫下來睡，別的一概不知。你要我治家，卻是造屋請了箍桶匠了。講到人們賭錢戲謔，這就叫上行不效，做主人的青天白日，招著混帳女人在家乾出不要臉的事，自己先失了體統，莫怪底下人不把你當作主人，任意胡為了。就使我鎮日在家，有什麼用，落得避開些，讓別人稱心快意。」

伯宣聽她話中有刺，不覺猛吃一驚，暗說：「奇哉怪哉，這件事我幹得十分秘密，她如何知道？莫非娘姨告訴她的嗎？但那娘姨也沒明白個中真相，而且事後我曾給她兩塊錢，教她不准在奶奶面前多嘴。她既得了我的錢，料想也不致對人瞎說。不過聽她的話，很認真的，又不像虛言恫嚇，這倒是一樁疑案，此時萬不能再和她多說，怕她再牽攀出什麼話來，面上很下不去，還是彼此肚裡明白為妙。心中想著，假說：「阿喲，頭眩得很，想是酒喝多了，娘姨那裡，快給我衝一杯鹽湯來。」說時便挨在媚月閣身旁坐下。媚月閣見他坐下，自己疾忙站起，在梳妝台上洋鐵罐中抽了一枝香煙，划洋火燃著了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吸煙，連正眼也不看伯宣一眼。伯宣好生沒趣，深悔自己不該多說，招惹了她的脾氣，心中十分懊惱。娘姨衝了鹽湯進來，只喝得一口便說：「咸得很，不要了。」一面對媚月閣道：「今兒早些睡罷。」

媚月閣仍不作聲。伯宣無奈，只得一個人先自安歇。次日起來，用了早膳，見媚月閣還呼呼睡著，輕輕將她推醒，問她今夜可要去看戲？大約什麼時候回來？媚月閣睜開眼，對伯宣看了一看，一語不發，仍閉著眼睛睡著。伯宣心中未免著慌，但也無可奈何，只得氣憤憤的出門，一直奔到弄口，見自己的馬車早已停著。小馬夫見主人出來，慌忙拉開車門，伯宣一腳踏車，吩咐馬夫加快些兒走。馬夫不敢怠慢，拉動韁繩，一手拔出絲鞭，在馬背上連抽二下，那匹馬頓時灑開四蹄，如飛奔去。剛走到愛文義路轉角上，馬夫吆喝一聲，車便轉彎，冷不防斜刺裡衝出一部黃包車來，車上坐著個年老婦人，還領著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那拉車的才從江北出來，全不懂行車規矩，雖然聽得馬夫吆喝，他還不知是什麼口號，自己跑滑了腿，拚命的向前奔去，黃包車離馬車不及三尺之遙，他還想越過馬頭，馬夫見了大驚，即忙收韁，已是不及。馬頭剛在車身上一撞黃包車立時倒地，車夫和坐車的婦人、小孩，一齊滾在地下。伯宣見已闖禍，幸未被巡捕看見，即由車窗內伸出頭來，罵那馬夫道：「蠢才，還不快跑，難道等著到巡捕房裡去吃官司嗎？」

馬夫被他一句話提醒，也不管跌在地上的婦人小孩死活，自己策馬加鞭，驅車逃逸。一陣狂奔，已到官銀行門口，伯宣下車，免不得埋怨了馬夫幾句，走進辦公室，當差的呈上一封信，說是適才藥房中錢老爺著人送來的。伯宣暗想如海欠我這裡二萬銀子，借的時候說明三個月歸還，如今將次到期，我日前連去了幾封信，借的時候說明三個月歸還，如今將次到期，我日前連去了幾封信，催他快來料理，他置之不睬，今兒送了這封信來，大約是附著銀票來了。拆開一看，哪裡有什麼銀票，只見長長的一張信紙，

寫得滿滿的許多黑字。伯宣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覺得浮文多於正文，開場一大半是恭維話，落後才說所欠貴銀行之款，承示本當即日料理清楚，惟弟現購有大批藥料，目下市價平平，倘於此時脫手，難免吃虧，故請兄台鼎力相助，可否將貴行之款，展期三個月，一俟該貨市面回復，自當從速售出，趕先提還貴行欠款，想兄台素性慷慨，且誼屬知己，諒能俯如所請也云云。

伯宣看罷，大為不悅，即命當差的喚那書記進來，教他寫回信給如海，說此際銀根緊急，來信展期一節，礙難照辦。且本行定例，欠戶無論鉅細，須有相當抵押，足下並無抵押品，而欠款至二萬之鉅，已屬格外通融，務請即日設法理楚，以清手續等語。書記依著伯宣的吩咐，寫了一封回信，先給伯宣看過，然後加封，仍命當差的送去。如海正因橡皮股票市面不穩，心中十分著急，在藥房中一查往來賬，已欠了莊款十萬有餘，銀行款也欠到六七萬，雖有幾處將地產貨物抵押著，但還不滿一個零頭，倒有十餘萬是脫空欠的，自己手中現吃著二十萬橡皮股票，不料一禮拜中，股票市價，跌去三分之二，二十萬銀子本錢，只值得七萬幾千，幸得自己外間空場面很足，而且這股票蝕本的事，還沒給外人知道。倘若這風聲給一班錢莊跑街的得知，他們這班人最為勢利，你越有錢他越想把錢送上來給你用，他好賺你的利息。你越是周轉不靈，他越要逼你還錢。因恐倒了下來，他們的欠款無著。故往往有本來不致倒閉，因被他們逼得太緊，反弄得一蹶不振的。總而言之，這班開錢莊的拚命想賺錢，膽又細得和鼠子一般，用著許多跑街，每日東跑西走，雖說是兜攬生意，其實好比僱一著班偵探，天天上門來察看你家情形如何，銀錢是否活動？見你聲勢大的，他就低首下心，百計求你與他做些交易。見你銀根一緊，他連交易也不要做了，板起一張閻王臉，拚命催你還錢。幸虧我平日交結官場，聲勢浩大，他們這班人，都當我不知有多少家產，都肯放給我。跑街的前來，也瞧不出我真相。否則四面一逼，只恐傾家蕩產還不夠呢。

如海心中想著，恰值伯宣差人送信到來。如海見了，不免又加上一重愁悶。暗說伯宣與我素為莫逆，今番緣何逼人至此？若在平時，我還可從別處設法挪還他。此時剛巧在我難關內，各處都已用透，如何是好？幸得到期還有三四天，有自己這般腦力，三四天內，大約還不致無法可施，不如臨時再作道理便了。打發那送信的去後，一個人在賬房中踱來踱去，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。忽然有個小伙計推門進來，恭恭敬敬的說：「老闆，有人請你聽電話。」如海疑心是伯宣打來逼他銀子的，心中突突亂跳，三腳兩步奔到電話箱旁邊，拿起聽筒，一開口便問可是伯宣兄，不道那邊囁嚅了一會，才有個女子聲音問他是誰？如海十分詫異，還問你是誰呢？那邊又隔了好一會，才答應道：「家裡。」

如海已聽出是薛氏的聲口，忙問你在那裡打的電話，那邊回言是借隔壁胡公館電話打的。如海問她何事？薛氏答言有要緊事，你快回來一趟。如海問她什麼事？那邊薛氏聽不清楚。如海一連問了四五次，無奈薛氏難得聽電話的，拿著聽筒，已在那裡發抖，此時越是著急，越是弄不明白。如海賭氣，搖斷了電話，穿上馬褂，坐著阿福包車回家。一進門只見薛氏鐵青著面孔，坐在客堂正中。薛氏的後母黃氏，淚痕滿面的打橫坐著，不住用手巾拭著眼淚。老太太手扶拐杖，立在黃氏身旁，和她正說著話。秀珍秀英姊妹兩個，都站在當地，怒目望著屋角。屋角裡卻是李氏，雙手抱頭，坐在半桌旁邊，頭上還包著塊白布，布上隱隱露出血跡。邵氏卻站在她背後，掩面啜泣。如海見了，莫明其妙。黃氏一見如海進來，霍的立起身來，帶哭帶說道：「姑爺你回來了，你想想天下有這等事的嗎？我家大小姐嫁了你姑爺二十多年，親親眷眷，時常來往，從沒出什麼亂子。況且我薛氏門中，五房一子，誰不知道，比金剛鑽還要寶貝。承你姑爺看得起，教他到這裡來玩了幾天，就使小孩子不懂規矩，得罪了你姑爺，或是有什麼不聽說話之處，你姑爺也該好好的教導他，或是告訴他姊妹，責罰他。不該就這樣懷恨在心，教人將他小命送掉，這個你姑爺未免太覺對不住人了。」說罷又嚎啕大哭起來。

如海聽說，好似遇了丈二的和尚，摸不著頭腦，問薛氏究竟是甚麼一回事？薛氏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這是自己分派的事，你為什麼不問你分派的人，卻來問我？」如海更覺模糊。還是秀英看不過去，便將這段事細細告訴她父親知道。原來薛氏還有一個幼弟，乃是她後母黃氏所生，今年才只十三歲，生得很是齊整。父母只此一子，都當他珍寶似的，如海也很疼他。那天薛氏三十九歲的小生日，差人接了他兄弟來家吃麵，如海便留他住幾天回去。這孩子住不幾時就厭了，鬧著要回家去。薛氏意欲命松江娘送他回去，如海說松江娘粗手笨腳，怕路上不小心，碰痛了孩子。橫豎李氏在家沒事，不如教他送一趟。薛氏也沒有反對，李氏平日，很歡喜這孩子，聽說教他送回家去，心中好生高興。

這天早起，換了一身新衣裳，喜孜孜的帶著那孩子出來，僱一部黃包車坐了，徑向薛公館而去。不道才走得一半路程，也是李氏命中該有這場災難，忽然轉彎角上衝出一部馬車，恰和他們所坐的那部黃包車一碰，連人帶車，一齊倒地，李氏跌破了頭，孩子磕在李氏身下，受傷很重，不但頭破血出，左臂骨節都斷了，拉車的受傷最輕，只膝蓋上擦去一塊油皮。當下由途人將他們扶起，喚得巡捕到來，那部肇禍的馬車，已逃走無影無蹤，只得將受傷人送往附近醫院中救治。李氏見醫院中有外國人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情願讓他傷著，不敢留院醫治，連傷藥都不肯敷，決意出來。醫生見她傷勢尚輕，沒甚妨礙，只得由她。又見她傷口還在流血，便撕了一方白布，給她包裹，聽她出院。不過那孩子傷及骨節，必須留院調治，李氏一個人出了醫院，嚇得黃包車也不敢坐，抱著頭步行回家。松江娘見她這般狼狽，滿身血跡，驚問所以，李氏說明前情，松江娘飛報與薛氏知道。薛氏得報，大驚失色，下樓向李氏盤問明白，先給她一頓臭罵，說她不該這般粗心大意，坐黃包車怎不揀揀好夕，帶著孩子，理該教他慢慢地走，不該教他上殺場似的飛跑，如今鬧出這般大禍教我怎生對人。最不該的，你自己倒脫身回來，讓那孩子一個人在醫院中住著，倘給外國人弄壞了，如何是好。李氏頓口無言。邵氏也得了消息，站在旁邊乾著急，插不進半句口。薛氏見了她，反說：「新奶奶，你想想這句話是不是？」

邵氏聽了，覺得說是又不好，說不是又不好。說是的如何對得住李氏，說不是又難對薛氏，真是左右為難，把粉面漲得通紅，無言可對。薛氏冷笑一聲，也不更換衣服，匆匆出來，僱車回到娘家，把這件事向她後母黃氏說知。黃氏這一急非同小可，忙問她可曾見小的傷勢如何？薛氏回說我也不曾親見。黃氏更無別話，拖她同往醫院中看她兒子。那時醫生已把孩子的左臂衣袖褪下，用繃帶藥水棉花紮縛定當。頭上也敷著止血藥，外加白布包裹。一時不出傷勢輕重。只見那孩子面白如紙，呼吸甚促，兩眼時啟時閉。一見他娘，不由的哇的一聲哭了。黃氏心如刀絞，便要上前抱他，被外國醫生止住說：「才敷的止血藥，此時萬不能動，一動又要流血的。」

黃氏無奈，問醫生傷勢有無大礙？醫生連說不妨。黃氏又問她兒子傷處可覺得痛？孩子回言頭裡十分疼痛，此時上著藥，只覺麻木不覺痛了。黃氏著慌道：「麻木的怕是爛藥罷。」薛氏道：「那也未必見得，傷藥中原有防人力弱，熬不住痛，用麻劑的，大約不致有礙。」黃氏還不相信，依她的意思，最好把縛的白布解開，讓她看一個仔細。外國醫生不許，說病人出血過多，精力不勝，須聽他好好養息。探望的人，不准久留。黃氏聽說，勃然大怒，便打算和醫生淘氣，頓足說：「難道我自己養的兒子，都不許探望，倒要聽他外國人的節制麼？」還虧薛氏略知醫院規矩，知道無論什麼人，一進醫院，都要聽醫生命令。今見黃氏發蠻，深恐鬧出笑柄，竭力將她勸出醫院。黃氏恨恨不已，忽然想起這樁飛來橫禍，都由李氏而起，因即隨同薛氏回家，教松江娘請李氏出來，預備和她拚命。

李氏見了黃氏，嚇得縮做一團，躲在屋角裡不敢做聲。幸得婦女拚命的本領，不及男子，男子遇著不得開交的時候，往往搬刀弄槍，婦女的絕頂能為，只有痛哭。此時黃氏見了李氏，雖然心中毒得什麼似的，恨不能一口將她吞入肚內，教五臟神代她行弄，將她消化作一泡尿屎，明兒出恭時，把她監禁在馬桶裡過一宵，再教挑糞的押她解到田中，罰為肥料，永與塵埃為伍。無如力不從心，只可自己痛哭，口中嘮叨說：「你和我薛氏門中有什麼深仇宿恨，要將我家這五房一子，斷送在馬車輪下？你一計不成，又施第二計，把他一個小小孩子，丟在外國人的醫院裡，以致我母子不能相見，就使不給外國人治死，也怕不給外國人嚇死麼！我與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，若是你們有什麼對於我家大小姐過不去之處，也該辨辨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不能隨隨便便，在他兄弟身上出氣。小孩子食不知饑飽，困不知顛倒，他知道什麼，你們卻要這樣的暗箭傷人，未免太狠毒了！」一邊說，一邊號哭不已。邵氏聽她說

的話夾七夾八，非但不能幫李氏出場，連自己也冤蒙不白，有口難分。李氏雖然不哭，她自己反垂淚不止。薛氏忙到隔壁胡公館中，借電話打給如海，叫他回家。老太太聽得吵鬧，親自扶著拐杖出來勸黃氏住哭。秀珍姊妹，也幫著她娘罵李氏說：「這老虔婆最是可惡，不論什麼事，都要她擠在前頭，倒像是個主人，動不動惹出禍來，又和縮頭烏龜似的，躲在旁邊，一動也不動了。」

老太太聽得，大聲呵止說：「你們女孩子家，懂得什麼！胡說亂道，還不給我住口。」秀珍姊妹雖不做聲，猶自怒目疾視的對著李氏。李氏抱頭無語。如海回家，得悉前情，並不揆情度理，卻附和著眾人，把李氏狠狠的埋怨一頓說：「我本當你是個人，才派你做事，誰知你簡直不是個人，這許多年紀，長在狗身上了。」李氏仍不言語。如海再前向黃氏賠罪，竭力勸她樓上去坐。薛氏母女都隨著上樓，老太太勸李氏好生將息，也自回房而去。客堂中只剩下邵氏李氏婆媳二人，一個呆若木雞，一個噤若寒蟬，一個流淚，一個傷心，也沒有一人前來理會他們。坐了一會，邵氏問李氏可要回房略睡？李氏方才被眾人罵得昏天黑地，傷處並不覺痛。此時沒人罵她了，可怪這小小傷口，是知道世態人情，見她失了勢，居然存心欺她，一點兒不肯讓她安穩，此時見她耳朵裡清淨了，心有不甘，就乘時倔起，從中作怪起來。李氏覺得傷口疼痛難當，只得依著邵氏的話，抬身站起，兩個人垂頭喪氣的走進臥房，邵氏替她鋪好床褥，服侍她解衣睡下。又因她包頭的那塊白布上血漬已透出外面，旁邊還有血滋將出來，解開一看，傷口裡兀自流血。邵氏尋思道：「方才血已停止，此時怎的又出來了？」

原來李氏因被黃氏上門吵鬧，不免著急，心血上湧，所以傷口又流血不止。邵氏見傷口上不曾敷藥，想起客堂中茶几抽屜內有一包刀傷藥，功能止血，忙走到客堂內開抽屜一找，這包刀傷藥，已不知被那一個先下手的拿去了。邵氏無奈，只得在香爐中抓了些香灰，替李氏敷了傷口。另用一方白布包紮好了，倒一杯茶，給她喝了幾口，叮囑她好生安睡。自己回到房中，掩面痛哭，卻又不敢出聲，怕被旁人聽得，將她笑話。一個人吞聲暗泣，回想當年未嫁如海時，如海待她婆媳二人何等恭敬。就是嫁他之後，住在華興坊時，也並沒聽過他半句重話。不料搬回同居以來，忽然將我抬得天般高，又忽然把我壓下去。雖然待我面子上還不十分無禮，但對待李氏情形，已大非昔比，呼來叱去，竟和奴婢相仿。常言打狗須看主人面。況她還是我的長輩，他們將她這般薄待，明明不把我放在心上。這也罷了，今兒教她送那孩子回家，遭此橫災，論理並非她的過失，第一錯在馬車，第二該派那位拉黃包車的不顧前後。她與孩子同坐車上，身不由己，焉能怪她不是。況她這般年紀，身受重傷，已是可憐。黃氏痛子情切，與她吵鬧或尚說得過去，薛氏不該縱容兩個女兒，出口傷人。最不該的，如海身為男子，自應懂些情理，卻也附和他們，任意將她糟塌，未免太狠心了。他明中雖然糟塌李氏，暗下便是糟塌我。我被丈夫這般糟塌，以後怎生再過日子？想到這裡，淚如雨下，連中飯也不曾吃。獨坐房中，痛哭一會，又呆想一會，不知不覺，已是下午三點鐘時分。忽然想起李氏睡在房中，不知曾否用飯，即忙下樓，走到李氏房內，見她側臥在床，並未睡著，兩眼望著房門，口中哼哼不已。一見邵氏，忙說：「你來了嗎，我肚子裡餓極了，你可能弄些飯來給我吃麼？」

邵氏驚道：「你難道沒用中飯麼？」李氏歎道：「不但沒用中飯，早起我因送小舅爺回家，知道他家太太一定要叫點心給我吃的，所以連早飯都沒有吃。適才你扶我上樓時，我肚子已覺得饑餓，因將近晝飯時候，我熬著沒做聲，不道你走之後，連鬼也沒一個進我房來，也無人喚我吃飯。我親見松江娘姨等端著菜盤，打我房門口經過，我教他們盛一碗飯來給我吃，可怪他們平日耳朵很靈的，今兒不知怎的，都變了聾子。或是我頭顱受傷，聲音微弱之故。叫了幾聲，他們都沒聽見。後來他們收拾剩飯回來，我又高聲叫喊，他們仍不聽得。我想自己起來，到廚房中與他們同吃，無如傷口疼痛，一坐起身，眼前便覺發黑，橫下來倒又好了。我別無他法，只有盼望你來弄飯我吃。你怎的到這時候才來，可真把我肚皮餓癟咧。」

邵氏聽說，心中一陣難受，兩行珠淚，霎時又湧將出來。李氏反怪她說：「你哭什麼？我好不容易眼巴巴望得你來，你還不快些兒弄飯給我吃麼？」邵氏無言，走到廚房內，見菜飯都已冰冷，想喚個人幫她湊一把火，把菜飯蒸熱，不意一班下人，都像預先知道她要找他們幫忙的一般，一個個躲得不知去向。只有松江娘姨，手提著一隻菜盒，從樓上下來。邵氏對她招招手，松江娘姨走到跟前，笑問新奶奶甚麼事？邵氏告訴她：「裡面太太沒吃中飯，煩你幫我熱一熱菜。」

松江娘姨笑道：「不瞞新奶奶說，適才少奶奶教我買了幾樣吃的東西，此時趁熱，須得送往醫院中給小舅爺吃。少停回來，又得叫馬車送薛太太回家，實在沒有工夫，請新奶奶略等一會，看別的娘姨丫頭來了，教他們燒好，送到太太房裡去便了。」說罷，也不等邵氏回話，笑嘻嘻的提著盒子，竟自走出去了。邵氏聽說，氣得幾乎發昏。暗想黃氏也是一個人，李氏也是一個人。一個不過是薛氏的後母，一個雖然是我的前姑，現在卻算是我的繼母。同是一個人，同是一般身份，被他們這班下人看得如此輕重，固然是薛家一方面有錢，理該敬重。自己一方面貧苦，理該受欺。不過常言道：上行下效。若非主子先把我們欺侮，奴才們那裡敢如此撒野。當年自己未嫁如海的時候，婆媳兩口，安貧度日，身子雖然勞苦些，心中卻無憂無慮，無氣無惱，不料嫁了如海，沒有過得幾天快活日子，就被眾人侮辱到這般地位，思想起來，好不痛心。邵氏一個人在廚房裡傷心，又恐李氏熬著餓，自己做飯遲了，受她埋怨，只得自己到空灶下生火，燒飯蒸菜。幸她出身寒微，自己尚能操作。忙了一陣，菜飯都熱了，用木盤盛著，送進房內，李氏還怪她手腳太慢，累得人望眼將穿。邵氏無言，掉轉頭一聲長歎，暗把手巾拭去了面上淚痕，看李氏吃罷飯，又替她打水淨面，一切完畢，才走出房外，背著人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淚。這天傍晚，光裕又來探望舅母，驚悉李氏受傷，慇懃進房看視。邵氏問他，外間可有好些的傷藥。光裕沒口答應說：「有有，某藥店的什麼膏，治跌打損傷，最有效驗，我馬上替你買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連奔帶跳的買藥去了。邵氏見他還像小孩子一般，很覺好笑。不多時，光裕已歡歡喜喜的拿著一匣外國藥膏進來，邵氏看他奔得滿頭是汗，心中十分感激，連連稱謝。光裕大樂，喜得口都合不攏來，說：「舅母將來要辦什麼東西，只管吩咐我去購買便了，包你又便宜又道地。」